

那山那路那眼睛

孙广宇

的税款都是他们俩一元一角筹积起来的。

终于，因为检查一户纳税人的税收情况需要外调，石头去了一趟省城。

省城是石头读大学的母校所在地，但今天的省城对他来说却是既熟悉又陌生。每一条街道都有他非常熟习的名称，但街道旁一座座崭新的建筑却使他无法相认。

“唉！变化真是太大了。”石头不由得摇头叹息。

石头刚下汽车，就有老同学迎了上来，接他住进了宾馆。十年不见，以前只听说这位同学做了生意，没想到已有如此成就，别墅、私车，应有尽有。石头不免有些咋舌，自己想都不曾想过的东西这位同学都实实在在地拥有。

客随主便，十年未曾谋面的同学重逢，自然是酒逢知己千杯少。酒，是印着洋文的名酒；菜，是他从未见过的佳肴。

酒酣耳热间，石头才知道这位同学正与自己所查的这宗案子有关。石头一愣，但终没有失态。

饭后，这位同学硬拉他去潇洒一回。也许是老同学的情面拉不开，也许是多吃了酒，石头跟着同学进了一间歌舞厅。

舞池里，一对对红男绿女正缠绵地滑着舞步，光怪陆离的灯光奇怪地眨着眼睛。旋转的灯光下，富丽堂皇的装潢映衬着客人的高贵，女孩们裹在裙子下的每一寸身体都散发着美艳的光辉……

这里，没有山崖间碑石的参差，也没有山区里集市的喧嚣，没有山路旁大婶的问候，更没有在大山里征税时惯有的纷争。有的，只是柔美的音乐，还有窗外繁华的都市夜景。这一切是真实，是梦幻，石头似乎无法分辨。石头欲拔腿而逃，同学却把他紧紧按住，使他无法挪步。石头只觉得，自己赖以存在的一切似乎正被一

双无形的手撕得粉碎，然后又被一点一点地吞噬。

石头闭上眼睛，片刻的沉寂使他稍稍脱离酒精的麻醉。一边是领导对查清税案的希冀，另一边是老同学久别重逢的热情……

音乐重又响起，石头使劲地摇了摇头，企图使自己的大脑摆脱这震耳的音乐的控制，但他却感到无能为力。

石头不得不睁开眼睛。突然，旋转的彩灯向他射来两束刺眼的白光，仿佛是汽车的一双明亮的眼睛。

那是一双多么可怕的眼睛！就是这双眼睛吞噬了他时刻缅怀的老所长的生命！

那是他参加工作不久的一个晚上，有人举报外地人收购了一车没有纳税的原木正要外运，老所长带领他在山路上伏击。正当一老一少两人示意对方停车接受检查时，那汽车却瞪着这样一双眩目的眼睛向他们冲来，石头不能忘记老所长将自己推向路边的一霎那，更不能忘记冲来的汽车的那双恶狠狠的眼睛。

老所长就这样去了，石头从此也下定了扎根大山的决心。

此时，石头又看到了这双狰狞的眼睛，它喷射着刺眼的白光，咆哮着向自己扑来，仿佛要将自己吞噬。

石头的心猛地一悸，一阵悚然……

石头仿佛又看到了老所长殷切的目光，想起了山里娃子没地方读书期冀建设新校舍的眼神，想起了山里汉子没办法出山盼望筑通大路的心情……

石头觉得自己该离开这里了，这里的一切都不属于自己。他决心立即返回房间，整理好稽查资料，准备好明天的工作。他想，说什么也要把该查的案子查清。

石头站起身，坚决对他的同学说了声“对不起”。

（作者单位：江苏省灌南县国家税务局）

石头从大学毕业到这山区税务所工作以来，已经整整十个年头了。

十年来，他没有跨出过大山一步，而这百里大山深处的每一个集市，每一处税源他都熟记于心。

山区的税所很小，只有两个人；税源也少，区区几万元。但这几万元